



倭瓜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倭瓜,也就是南瓜。家乡的人称南瓜的少,多是叫倭瓜的,好像只有这样才显得更亲切。

倭瓜,是雌雄同株的。要是不仔细看,雄花和雌花不容易分辨,都是金黄金黄的喇叭状。但稍留点心,就看出不同来了。雄花长得要瘦小一些,花心里生着一个长长的花柱,且带满了黄的花粉,而雌花要富态一点,花下坐着一个小小的瓜胎儿,花心里则有四瓣的蕊。这分开瓣的蕊,不为别的,就盼着雄花里的花柱把它的花粉送过来,这样爱着了,亲着了,融为一体了,那瓜胎儿才能成,不然就枯萎了。想想这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是神奇的,都是有其灵性的。

倭瓜花盛开的时间是在夏末秋初,好像以前开的都不算数似的,要说也是,那零星的几朵花,又不结果,真可以忽略不计。三伏里头夹一秋,天还是伏天,却立秋了。立罢秋,冷飕飕,天就是两头凉中间热,倭瓜就喜欢这样的日子,就使劲开花,也使劲结果了。

我是特别喜欢这个时候的花和果的。花好看,果更好吃。小的时候,花一开,就把我吸引住了。除了上学和做活儿,就爱去看看它们,也爱向爹娘报喜:“爹,娘,倭瓜开花了,也坐了好多胎儿。”爹笑着说:“你天天去看哩。爹也该抽空去看看了。”娘也笑着说:“是不是急着吃倭瓜了?中。倭瓜长得快,过几天,娘就给你们做。”

我听了,咂巴着嘴,口水要流出来了。

倭瓜,不像萝卜白菜番茄大蒜有专门的菜园子,还要深耕细耙,施肥打药,它就种在坡地的边沿上,春天里丢下种子,就等着秋天收了。

我跟爹站在倭瓜前,爹说:“你瞅瞅,咱这倭瓜长哩,它从来不挑肥拣

瘦,种哪儿,哪儿长。”

倭瓜秧拖了半架坡,青绿色的叶子托出了一朵花,两朵花,三朵花……一片花,金黄金黄的一片花。

我说:“爹,您看多好看啊!得劲透了。”

爹说:“好看是好看,可秧子太旺了,花太盛了也不中。”

爹说着就走进,把那些乱窜的倭瓜头掐断了,甚至把那些一条藤蔓上坐了两三个的瓜胎儿去掉两个,单留一个下来。

我惊叫道:“爹,您别掐,您别去。”

爹扭过头,看着我,又转过头指着倭瓜说:“娃儿,你瞅,秧子太旺了,不打头,劲儿都跑到秧子上去了,就不结瓜。你瞅,这秧儿上的瓜都坏了,不是白开花,白坐胎儿了?想叫瓜不开谎花,结好果,都得用心好好收拾收拾。人做啥事都得用心才中。不用心,就会跟倭瓜一样开谎花。”

爹摸着我的头说:“咱不能辜负了倭瓜的好。爹爹来收拾收拾,保准咱

家的倭瓜吃不完,你放心吧!”爹说着又俯下身去。

果然,没过多少天,我们家的倭瓜就能吃了。这能吃的倭瓜有菜瓜,也有面瓜。倭瓜若按口感来分,大抵只有“菜瓜”和“面瓜”了。菜瓜,是只能当菜吃的,蒸煮都不中。而面瓜可以炒菜,但一炒就酥了,所以很少有人这样做,它最好就是放进玉米糝里或清水里煮了,然后搅一些好面水进去。饭中了,倭瓜面甜,汤也面甜,连小妮儿们喝一碗都不中,都要回个碗。当然,面瓜也可以上笼蒸着吃,不消十分钟就熟了。还没揭锅,味就出来了,直勾了人的魂儿去。待刚吃到嘴里,就得劲到全身心去。那味与煮的真的不同,面是浓面,甜是浓甜,还有浓香。这应该是蒸的原因,那倭瓜的味都还在倭瓜里,没有跑一点到汤水里。

无论是菜瓜,还是面瓜,娘做起来都得得心应手。菜瓜最简便的就是炒菜。娘先把瓜洗干净了,剖开,挖去瓜瓢。娘一手握瓜,一手拿刀,刀进手

退,只听见噌噌响,娘不用看瓜,也不用盯刀,待刀停了,那厚薄均匀的瓜片就切成了。然后,切蒜瓣,切秦椒,置花椒。一切准备好了,就烧锅,放大油,油热,放秦椒、蒜瓣、花椒,待放瓜片时,香气早打了鼻儿了。

菜瓜最好吃的还要数“倭瓜托儿”。倭瓜托儿,是炕的,要麻烦一点,也要多费油。我们自然是吃嘴的,不晓得爹娘操持一家的辛苦。我们会嚷嚷着娘:“娘,炕倭瓜托儿吃吧?”娘笑了说:“中。那还不容易?”爹也说:“叫你娘多给你们炕些,叫你们吃够。”我们说:“吃不够。”

爹娘就都笑了,一个声说:“吃不够,就炕。”

炕倭瓜托儿,不能把倭瓜切成片,要切成丝,越细越好。倭瓜丝切好了,放进面盆里,掺进适量的水,搅一些好面,再放一些葱花和盐,搅和在一起,不稀不稠的,倭瓜丝里有了面,面里也有了倭瓜丝。爹把油锅正好烧热了,娘一筷子下去就是一个倭瓜托儿,一粘锅,刺啦啦响。锅里贴满了,娘用炆锅刀轻轻一按一挑,圆圆的倭瓜托儿就翻了个儿。不一会儿,那皮焦里嫩的倭瓜托儿就中了,咬一口,软香。爹娘炕着,我们吃着,往往连饭也不吃了。

那个时候,村里的人家,小麦和玉米等主粮都不宽裕,多在地边处种一些瓜菜,不占地,却有不少收获,也让人不饿肚子。因此,就有“瓜菜半年粮”之说。倭瓜就是大家种得最多的。它一直结果到秋深了,早晨有了薄霜,藤蔓上还有青色或黄色的瓜。

如今,爹去世已经40年了,娘80岁了,也痴呆了许多。我种倭瓜和吃倭瓜的时候,就会想起以往的事,就会想起爹娘的话,泪就会流下来,想忍都忍不住。



特教十年

◎张晓东(河南平顶山)

从一名坐着听课的学生转为站着讲课的老师,会有那么一点羞涩;从站起来回答问题到点名背诵,会有那么一点紧张。听学生琅琅的读书声,跑操时振奋人心的口号声,这是我自决心参加招教考试时梦想的一幕。然而,当我踏入特教的门口,却听不到这些声音。某一刻,我不敢相信怎么会来到这里,甚至邻居问我在哪里上班,我也会搪塞过去。

第一次上课前内心是激动的,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想把自己知道的教给学生,但由于手语不熟,无法展现想表达的内容,学生一脸蒙,我也很惭愧。

随着手语的熟练,课堂上更多的是恼怒:这么简单的东西,怎么教也不会,是我教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?后经过请教老教师、听评课、参加教研活动、外出培训等,我对特殊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对课堂教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转变思路,寻求一种适合特殊教育的教学方法,学生容易接受,我也有了成就感。

和培智的孩子在一起,总是那么开心。他们上辈子一定是天使,善事做得多了,这辈子注定要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课堂上他们可以提出很多梦幻的问题,可以做出杂技般的动作。有听到音乐随之舞动的、有执着默默

画出梦幻场景的、有单臂投篮的。课后,他们有的跑到身边给老师捶背,有的跑到前面给你敬礼、问好。很多人认为他们有缺陷的烦恼,我却认为他们的世界是纯净的。

在我兼男生辅导员时,与学生、家长接触颇多。家长与我和其他老师说过最多的话是:老师,你们多管管他,我们说的他听不懂,没法沟通,没法教育。

记得6年前,一名一年级新生来校报到,家长对我说能不能找个老师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。孩子不会自己脱衣服、穿衣服、盖被子。在这之前我见过这名学生,除了听不到,其他一切正常,为什么7岁了还不能自理。后来了解到,因为发现孩子从小听不到,家长内心觉得愧疚,对孩子格外照顾,

导致现在这种状况。

5年前,一位家长来送学生,说孩子性格内向、不愿与人交流。问其原因:自小孩子不是这样,也很喜欢跟着父母,可父母认为孩子是听障,孩子一跟着出来,他们就伸出手掌,做出打的姿势,让孩子回屋。长期如此,孩子如何喜欢与人沟通?

两年间,我带的一名学生两年才和她妈妈见了一次面,平时都是爷爷接送,一月回家一次。父母长期带着家里的老二在外打工。这次是妈妈回来收麦子,临走来看看孩子,妈妈在我办公室嗑着瓜子等孩子下课。孩子进门的一瞬间,斜看了她妈一眼,跟我说:“我爷爷没有来?想着周末回家……”妈妈用惊讶的目光看着孩子,问我:“她比的啥,还会这?比这

么多?我都不知道她还会手语。”

自妈妈十月怀胎,全家期待,等孩子呱呱坠地,满心欢喜。待检查出孩子听力、智力障碍,一家愁容满面,四处寻医;直到面对现实,任其自然成长。短短两句话不能表达出父母对孩子的爱,可每一位家长不知熬过多少个痛苦的夜晚,跑遍多少个医院,求了多少人,最终无奈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。寻医看病,家庭开支要比其他家庭更大,父母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赚钱。

每当周末,低年级的学生就用期待的眼神站在大门口,他们中,有些知道这周父母不来接,可他们仍盼着奇迹发生。学校为丰富他们的周末时光,配备了各种体育用品,增设了电视房、洗澡间等,并尽量改善伙食,让他们有家的感觉。

十年间,校园里听到的是老师用夸张的口吻讲授课程,教室里看到的是学生曼妙的手语“舞”。每当学生向我询问难题、寻求帮助时,他们那单纯、透亮的眼睛注视着我,那里想要的不仅是一份答案,更多的是寻求关注、寻求爱,像在家的那种爱。

时常询问自己,特教十年,有何感受?虽不能桃李满天下,但收获的是这群特殊孩子成长的喜悦。